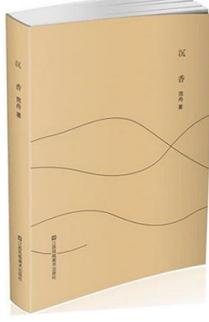


《风在拐弯处》
牧之 著
贵州大学出版社
2018-11

□周维强

喜欢牧之的诗歌，喜欢他诗歌中淡淡的抒情气息。读他的诗，宛如听他讲述自己的人生故事，以及他对人生的思考、感悟和瞬间的诗意绽放。作为布依族诗人，他的诗歌中包含着丰富的民族文化元素和精神脉络，在诗集《风在拐弯处》一书中，里面所潜藏的对个体经验、民族经验和人生经验的统一，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少数民族诗人反哺故土，传递心灵柔软与灵动的过程。其实，牧之的诗歌创作一直是一个慢热的过程，他对诗歌的钟爱是一以贯之的，这让他保持了旺盛的创作热情，同时，他喜欢安静地沉浸在自我提升的环境之中，这让他的诗歌品质保持着温润、晶莹的“光泽”，无论是写故乡、写风景还是写人生际遇的感受，生命深处所折射的美感以及还原事物的本真，都能让读者洞察其内心世界的变化和独白时的感喟。

《风在拐弯处》收录在“贵州诗人丛书”第二辑，书中的每一首诗我都曾读了又读，家中小儿有时候和我一起阅读，读到喜欢的诗，还会用钢笔抄在笔记本上：“落在地上的桑叶，挣扎着嫩芽和花朵/与一阵阵拐弯的风揉进我们的血脉/转眼，又是杏花春雨的江南姗姗而来”（节选自诗歌《风在拐弯处》），落在地上的桑叶，嫩芽和花朵，拐弯的风，这一连串词语的组合，营造了一种忧伤而悲怆的气息，自然界生命的凋零，从一阵风开始，从一枚落叶一地落花开始，而一件事物的消亡也必定会换来另一件事物的新生，于是，姗姗来迟的江南杏花春雨是拐弯处的风送来的新的气象。这首诗，诗人采用情绪递进的方式铺展开诗思，这也是牧之经常采用的一种叙述方式，不紧不慢，让整颗心安静下来。



《沉香》
胡竞舟 著
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
2017-01

□刘巧

在新华书店购得散文集《沉香》一册，该书分为四个小辑，写“风”的那一辑是生活感悟，写“景”的那一辑是行吟与素描，而写“人”的散文是对平凡人生的复杂呈现，“物”一类的散文聚在一起，更像是睹物思人，借物抒怀。

读竞舟的散文，有时会觉得她像一个智者，在看透俗世的真相后，告诉你为人处世的道理；有时又像一个朋友，以自身经历向你展示生活的多面性，让人们急躁的脚步变得缓慢，静下来，听一听鸟鸣，感受一下生活气息；有时，她又像一个多愁善感的诗人，在用诗意与唯美展示浪漫的行吟，像雾像雨又像风。我第一次在一本散文集里读到了丰富的信息，富有知识性、趣味性以及文学性。于是，我拿起了红笔，把那些我认为有灵性的句子，或者和我思考重合的段落，划出来再反复读，细细回味，就有了别有洞天的感觉。

读竞舟的散文，不仅仅是纸上的旅行，要把自己的心静下来，和作者交流想法。《嫁给城南》是我反复细读的篇什。老城的变迁，带走的不仅仅是往事，还有心底的惦念。随着城市化的推进，能够保留下来的老巷子老街越来越少。在这篇文章里，竞舟没有让叙述呈现扁平化，她用冷峻的笔锋，延展出岁月的脉络。嫁到老城时的青涩与繁华，跟随着老城一点点在时间的交错中完成人生的轮回。一个个人物在老城的青石板上走过，然后走向生命的终点，新生的孩童有了他们眼中的新世界，老城的故事在文字中得到了还原。这也许就是文字的魅力所在，是写作的魅力所在。

放低姿态 向上情怀

其实，他的这种写作方式，也暗合我本人及我对诗人写作方式的一种要求，那就是，心必须安静下来，只有安静下来的心灵才是诗人真正的心灵，只有安静下来，没有情绪上的巨大波动，其文字的恒久与生命力，才有永恒的参考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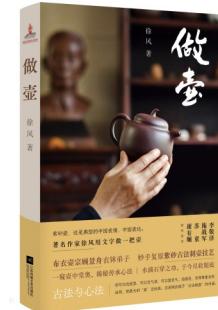
我们在探讨一个诗人的创作时，不可避免地要回首这个诗人的生活阅历、知识储备、道德情操等，尤其是当一个诗人出版了一本诗集以后，不仅仅是诗人自己完成了阶段性的成果积累，于读者而言，通过阅读诗集，我们也可以间接走进诗人内心，从诗人的诗行里寻觅我们要阅读的诗意、诗情，感受诗人内心涌动的真情、真诚。《风在拐弯处》里的每一首诗，是经过诗人精心编排的，像《风从故乡来》《秋风辞》《老井》《回乡》等，皆是一首首回望，回到故乡，精神向上，但是俯瞰故乡的一草一木皆是姿态低垂。这些诗歌也验证了诗人热爱故乡、热爱生命、热爱父母的赤子之心，那份浓烈的情感，掩藏已然无用，只有直抒胸臆，只有放歌引吭，于是，我们看见诗人在求索的道路上不断地追问。追问自己走出山村的奥义，追问自己当年为了求学，吃尽了物质、精神的苦，如今回到故乡，那份对过去的释怀，是否带着某种精神上的解脱？读这些诗，我能够感受到诗人的真诚和谦卑，他一直试图在运用自身的经验来破解现实的困局，用自身的经历来完成对现实世界的诗意解构。

诗集中第三章“履痕处处”和第四章“长歌短吟”多为行吟诗。这两章的行吟诗又可分人在新疆和人在疆外。由于牧之曾在新疆生活工作了很长时间，他写新疆更多是一种重回故里的邀游，而非漫无目的地行走。牧之对新疆的感情，来自于心底深处的挚爱，对他新疆的一草一木，一山一水，都寄托了深厚的感情。像

《库尔勒》《罗布人家》《铁门关》《博斯腾湖》《天山雪》《胡杨林》《骆驼刺》《达坂城》等，有的是真情的抒发，有的是隐藏的温暖，有的是戈壁荒凉的素描，有的是对生命坚韧的特写。牧之试图用自己独特的声音还原不一样的新疆，还原灵魂深处的挚爱力量。如果说这也是一种诗风，那么牧之的诗风就是爱、真情、悲悯和对现实的自我考量。

牧之的诗歌充满着黔地的温情，在多民族聚居的地方，在黔山贵水滋养的地方，牧之将一个黔地诗人的温润、待人宽厚、优雅，显现在诗歌写作中，力求做到诗歌与人的合二为一。我时常会把第一章“临水而歌”、第二章“远去的河”中的诗作朗诵给诗友们听，在这些诗书中，诗人观察到了我们观察不到的生活细节，抑或我们观察到了，但没有牧之观察的那么细致，生命的律动感如此敏感，从而让人忽略了诗意的存在。牧之的诗，初读没有太强的冲击力，只有当一个人经历了苦难与波折，经历了人世的变动与沧桑，在社会面和个人的精神层面都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和冲击后，再读牧之的诗，从他那淡雅的诗行里能获得丝丝安慰，获得一种看破红尘，历经苦难后的释然。毕竟，生活是向前的，是带有美好的苦涩感的。正如他在《红尘书》中所写：“我们的旧名字落人尘埃，而旧时光/在洞穿旅人的心房，远山空泛着在时光的渡口，被远去的故事重复/我们泛黄的照片，布满下落不明的词语/携一蓑烟雨姗姗而来，拐弯，再拐弯/我们便在心里，边删除，边书写/自己所剩无几的时光和岁月”，这是一种看透事后的坚持与向上的情怀，同时，也是在回首往事时，告诉自己，过去的就过去了，不要沉溺在后悔中。

悦览万物，文享人间
想被发现，速来投递：qtxqdaily@126.com



《做壶》
徐风 著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2022-04

一片冰心在玉壶

□钟芳

喜欢喝茶的朋友都知道，要品出一壶好茶，除了要有好的茶叶，外加一壶好水之外，还需配上一把质地优良的壶具，如此，整个品茶过程才堪称享受。那么，好的壶具哪里寻？著名作家、紫砂文化研究者徐风在其著作《做壶》中给出了答案。

在茶界，上等的紫砂壶，历来是茶友们梦寐以求的茶之重器。这些做工精细，包浆圆润的茶具，大多采用江苏宜兴蜀镇的紫砂泥，运用几十道传统工艺，纯手工制作完成。紫砂壶之所以赫赫有名，得益于紫砂泥无与伦比的先天优势外，精密的制作工艺，以及民间艺人持续不断的传承创新，这些正能量因素的累积叠加，终使紫砂壶历经几个世纪的风雨，始终傲视茶具市场。

书中记载，紫砂壶的制作工艺，起源于明朝正德年间，经一代代制壶人的努力，在几百年的传承中，既秉持着严谨而精细的制作工艺，也涌现出许多技艺精湛的制壶大师，顾景舟便是其中的佼佼者。这位紫砂壶的传人，在沿承传统制壶工艺的基础上，独创的茄段壶，如同一股清流，把紫砂壶的创作推向了一个全新的领地。而他的弟子葛陶中，深得师父真传，他所制作的茶具，也多次荣获国际国内大奖。本书忠实地记录下了葛陶中追随顾景舟，用其高超技艺制作茄段壶的历程。

全书循着葛陶中的制壶脉络，现场还原了恩师顾景舟不凡的制壶技艺，为我们揭示了古法制作紫砂壶的奥秘。作者认为，要做出一把精美的紫砂壶，各环节的工作都必须做到位。首先，“选泥”和“做工具”是两个重头戏。“选泥”是选原材料，它看似漫不经心，其实很需要花一番心思和技巧，从挖矿土到整合为泥，再到千万次的捶泥，每一步都是耐心和技艺的大比拼。俗话说，“工欲善其事，必先利其器”。一个优质的紫砂壶，离不开一大批得心应手的制作工具，这一环节统称为“做工具”。“做工具”花样繁多，从制壶人端坐的泥凳，供壶坯休憩的套缸，再到具体的木转盘、挖嘴刀、小木槌、磨布……几十到上百件器具，精心准备齐全了，制壶大幕才算正式开启。其次，是制壶的过程，这个核心步骤最考验心性。整个制作环节，前前后后需要经历千万次的敲击和锤打，一方沉寂的泥团方能渐渐被制壶人巧妙地“唤醒”，再经过一番精心的组装捏合，由打泥片到打身筒，再到打印章等十几道烦琐工序，一把手工制作的紫砂壶才基本告一段落。

紫砂壶，虽看起来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壶具，但要真正把它做好、做精，可没那么容易。作者在讲述茄段壶制作流程的同时，也将顾景舟等一代匠人的制壶“秘籍”精心提炼出来。在公众看来，做一个好壶，手上功夫最为关键。可在顾景舟看来，做壶者其实更需要一份心性的涵养。因为做壶是一件雅事，特别讲究一个安静祥和的氛围，正所谓境由心生，做壶者只有保持一份好的心境，才能做到慢工出细活，做出精品。大师把做壶当成是一种修行，当成是一种生命的享受。他们在状态不佳时，宁可停下匆匆的脚步，去浏览别处的风景，以调整自己的心态，也不愿意强打精神，一头埋在紫泥堆里，疲于应付去赶所谓的工期。他们抱着尊崇和敬畏的意识，以极其认真的态度，去善待手中的每一个壶具。与其说他们是巧夺天工的艺术大师，不如说他们是珍爱大自然、热爱生活的美学家。在几十年的艺术追求中，他们总是把最阳光、最精神的一面展示在一壶一器的制作中，从而用生命中的激情和饱满，创造出了一件又一件传世佳品。

宁静的午后，喝着紫砂壶里倒出的清澈茶水，展开《做壶》橘黄色的书封，脑海中不由得涌现出唐代大诗人王昌龄《芙蓉楼送辛渐》里的那句千古名诗：“洛阳亲友如相问，一片冰心在玉壶。”原来做壶与做人竟是如此的相通，做壶一如做人，繁华落尽见真淳，人生大美简中求。这样想着，一缕阳光照射过来，瞬间满室生辉，心地也不禁豁然开朗……

生命的况味 文字的芬芳

第二辑“景”中的文章，看似写“景”，实则是触景生情后的感悟。在这一辑散文里，竞舟俨然化身为一个诗人。她在风景中漫步与徜徉，她写下的文字有着诗的韵律和气息。有的篇什，像《虚构的月光》《闲人的风景》等，更像是散文诗。文字是流动的，美是流动的，作者的思想与情感是流动的，如水，如月光。和一些报刊上所刊发的游记以及浮光掠影的记录不同，竞舟写景，侧重写景物的精髓，写自己所看到的景物与心灵撞击后的思考。她像一个哲人，在捡拾一叶草一座山的诗性，一弯水流一座池孕育的古韵。风雅在心，安宁在情，情景交融，心手合一。读竞舟的散文，也让我相信，写景要把景置放在心灵感应的舞台上，写下那些禅意的诗句，这样的文字才会有芬芳的气息，才能动人，才能让心跳的速度跟得上风景流动的速度。如果只是片面地记述或者人云亦云地写一些感慨，不仅让读者读起来生厌，就是作者自己某一日重看，也会感到别扭。竞舟写景有了新的模本，值得学习借鉴。

第三辑侧重写“人”，竞舟写人，我觉得下笔是智慧的。他没有把人物写得扁平化，而是立体的呈现。用最少的文字表达出最丰富的含义。同时，因为这些人物特点是她熟悉的生活细节，所以写起来更有自己的感触和特色。同时，因为强烈地介入现实，让现实本身折射出荒诞与真切，继而让文字有了活力。读竞舟的文字，我有时有种错觉，那就是她文字中的阳刚性格，立场鲜明，有如男儿之志。她能以自己的真心去触摸真实，和她笔下的人物情感上同感同身受，经历上悲悯共融。同时，也让我们

看到，作者笔下的这些文字，不似记述，更像是在用视频录下生活的真实影像，然后配上旁白，加以注释。这就是生活，生活中的人和事，每一个人都在顽强而努力地活着，每一个人都为了让生活更精彩而燃烧自己的能量。同时，对于那些颓废的人生，消极的思想，作者又加以毫不掩饰地讽刺，性情文字尽在其中。

第四辑“物”中的散文，则将哲思彻底融入行文中。借用“物”来修饰生活，借用“物”来感慨人生。我觉得，“物”一辑里的散文更有“沉香”之气。文集的开篇，作者已经写出了写作的奥义：“《本草》记载：‘沉香，气味辛，微温，无毒。’近代临床医学研究表明，沉香具有镇静、麻醉、止痛、肌松等作用。如同写作。”作者视写作为沉香，反映出作者对写作之热爱深如呼吸。“物”里的文字，所思所感，皆静气如神。书名《沉香》，我以为文集中会有一篇散文曰为《沉香》，未曾想，沉香只是一个宛如“药引子”一般的存在，一闪而过，全书中的文字皆为“沉香”。而“物”中的篇什，更是猛药，令人沉思。

散文集《沉香》获得了第七届江苏省紫金山文学奖，虽然说作家的写作不是为了某个奖项而准备，但获奖了，足见评委以及读者对这本散文集的认可。黄色的封面，金色的书名，简单的线条，勾勒出文集的素朴。能在浮躁的当下，静下心来读完一本散文集，于我也是一种挑战。我喜欢《沉香》散发出的文字的芬芳，展示生命的况味，一种机缘让我与《沉香》里的文字相识、相通，交流从触摸纸张那一刻开始。文字是跳跃的，文字也是能流动的。在读者与作者之间，读者与读者之间，《沉香》让我感觉到生命之间的交流，可以如此的纯粹。

| 闲谈 |

“坐家”小记

□项伟

因为喜欢写作，偶尔会在报刊的边角上发表几篇“豆腐块”。内心自然是欢喜的，有时会忍不住嘚瑟，晒到朋友圈广而告之，咱又发表“大作”一篇，在某某报刊，顺便感谢编辑厚爱。有些不知“底细”的朋友被惊到了：“您是作家？”我谦虚地笑了，“哪是什么作家，‘坐家’而已。”这话固然有调侃的成分，但说到“坐家”俩字，咱还真是当仁不让，理直气壮。为啥？且听我慢慢道来。

先说我的前二十年，除去幼时烂漫的岁月，其余时间，毫无悬念都是在校园里度过的：幼儿园、小学、中学，直到大学毕业……学生自然以学为主，上学时听课、写字固然要坐着，放学了还得写作业、背书，不“坐”不行啊！古人形容求学生涯有“十年寒窗”一说，更有“头悬梁、锥刺股”的典故。古人为求取学问而下的苦功，不禁让如今的读书人汗颜啊！不过，话又说回来，不管是古人还是今人，但凡是读书人，称之为半个“坐家”确实当之无愧，而我就曾是其中一员。

毕业后出了社会，曾经踌躇满志，想大干一番事业。结果出了“象牙塔”，却进了“围墙”。因为年轻，没有太多的资本和能力，只能先找一份差事填饱肚子。这期间，做过办公室文员、户籍员，还有搞开发的技术员。回过头来，我发现这些职业有个奇妙的共同点——都得坐着办公：无论是编文件，还是办户籍，又或者搞开发，没有一样不是劳心劳力，苦坐“冷板凳”的。虽说有谋生的需求，但这几份工作却都是我乐意的，要说起来，或许跟我“不爱动”

的秉性有关罢了。所以，我这十几年的打工生涯，用一句话概括，就是坐在“围墙”里，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，仅此而已。这段时间的我，标榜说是“坐家”，并非“浪得虚名”。

再后来，我的生活轨迹和大多数人差不多：娶妻、生子、养家……因为生存压力渐增，打工的微薄收入已然无法支撑，只得选择辞职创业。所谓“创业”，说来有点寒碜，因为没太多本钱，就在家里装台电脑，拉根网线，做起了淘宝“掌柜”。开店嘛，大家都知道“开店容易守店难”，为了能多赚几块辛苦钱，不得不整天



坐在电脑前，一口一个“亲”地把客户伺候好了，这样才有钱赚。到这时，我的“坐家”境界已然升级了：蹲在家里，坐在电脑前“守店”。因为长期窝在家里，难免和社会愈加脱节，到后来，竟生出些许“大隐隐于市”的感觉。

幸好，在守店的漫漫长日、长夜里，除了挣钱，我还有着打发时间的小爱好——写点“豆腐块”。兴趣使然，平时也爱看点杂书，写点小文，虽然水平不怎么样，但偶得编辑青睐，也有拙作见报。“不幸”的是，我的这个爱好，又是得坐着的。不管是看书，还是写稿，只有坐得住“冷板凳”，才能勉强有所收获。但对我来说，这个“不幸”又是幸运的：学到了新知识，发表了新文章，这种喜悦之情，估计只有同行才能解其“三昧”吧！经过自身的努力，还在在当地作家协会老师的帮助下，我终于加入了文学爱好者们的“组织”——本市的作协。在得知喜报的那一刻，我在家人面前自豪地宣告：我是“作家”了，看到了吧。请原谅我的轻狂，因为于我的人生“字典”，确实找不出几件值得炫耀的事来。但是儿子在旁边冷不丁地说了一句，瞬间就将我打回了原形：“啥作家？我看你就是‘坐家’，整天就知道坐在家里玩电脑……”

行文至此，我的“坐家”身份已然坐实，不可“剥夺”。古人常说名正言顺，那咱说自己是“坐家”，估计也没人跟我争罢。但在内心里，其实我是有想法的：不甘只是一个“坐家”，和带引号的“作家”。我希望，终有一天，能成为一个真正的作家。虽然这可能只是奢望，但在人生的天幕里，多少增添了一些微弱的星光。毕竟，人除了柴米油盐，也需要“诗与远方”。